

說部叢書

初集
第九十九編

義俠小說

雙鴛侶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雙鴛侶

第一章

辟立姆洛史曰。凡人負室家之責任。欲調治中式。其困心衡慮。較之無室家而徒存民籍者。蓋萬萬也。余未娶時。已具此見。故擇妻綦苛。經年許。始有室。余妻之來也。服式樸靜。弗禦麗都。性質溫和。學術優美。戚里婦女。實無其侶。能讀各種書。解大意。調製烹飪之事。能擅其長。操持內外。出納衡量。不能贏餘。而動中法度。伉儷之間。唱隨相得。年事漸增。情意益密。故厲色諄聲。終歲弗遇。

余家四達之鄉。居巨廈。鄰人咸臧淑。相與往來無間時。里中有勝事。余家必與俱。蓋酬酢扶持。余所好也。居恆與妻子圍坐一室。互究人生風紀之要。終歲無煩擾。無勞悴。而四時風景。物換星移。靜觀默審。至有生趣。所居臨康衢。游人過。往往乞休憇。旣入。雖不識者。必供以家釀之枇杷酒。釀法旣精。味至醇美。一時佳釀之名聞遠近。蓋余素嗜酒。精究製法。著有酒譜。饗之友人。而深得許可者。

性既好客。戚族又多。不招而來者。座常滿。樽常盈也。迨後。稍有介繫者。亦進。於是瞽者、跛者、殘體者、雜而陳。余初惡其濫。余妻曰。榮萎無常。既有介繫。終爲一本。羣之無傷也。余深韙之。顧貧者進。則富者退。由是座中人。富少而貧多。余以爲與其接富。無甯納貧。余視貧者之顏色。如世人悅鬱金香之艷。山蝴蝶之翼。若具本性。且能辨其憂戚之深淺。顧此風旣熾。凡素行狂僻。及諸所不欲接之徒。亦因緣而進。旣醉且飽。施施然去。於其去也。余或贈以衣。或惠以履。或假以賤值之馬。送及門。握手別。厚其望。所以冀其不復來擾也。逐客之令不加。而余之室。乃漸復雅趣。舍旁有果園。學童過。恣食之。且狼藉。已成之餅食。多被兒童及狸奴殘毀。里中之少年。聞余宣教。恣意訕辱。余妻入禮堂。鄉婦惡其文。加橫逆。諸所拂戾。時或相遭。余夫婦一以順受之。不加駁。且誘掖焉。無幾時。凡反對者。率馴伏。而遇余咸存禮意。如是者。歷有年。余於此頗臻樂境。以爲拂逆之來。特上帝設施。將動余心。忍余性。增益余所不能也。

余所生者。子四人。女二人。長子名喬奇。次毛習史。次笛楷。次盤爾。長女名娃禮維亞。

次沙灰。各視其年。施相當之教育。而深戒柔靡萎弱之氣。故四子皆氣宇軒昂。體質堅韌。二女意態修整。若瑞玉明花。嘗圍坐相其品。皆有可愛。昔亨利第二伐德意志。勝而歸。羣臣載寶而朝。獨伯爵愛朋司褒攜其子三十二人朝於王。曰。臣無所獲。敬以己有之國寶貢於王。卽三十二子是也。余嘗羨其事。而環視所生。烏知不及古人。則又欣欣然以爲余暮年將有恃也。余妻愛子。視余尤甚。賓友來訪者。率媚之曰。羣公子珠明玉潤。奕奕動人。皆國瑞也。余妻聞媚。喜動眉宇。曰。是天之厚我家以育此也。且命諸子舉首面客。以示承媚者之不虛。用資娛樂。

娃禮維亞時年十八。端莊流麗。望之若畫中神女。性靈敏。稍習卽似。喜交接。應物無滯。然華而少實。心無決擇。易受人愚。沙灰致度淵靜。質樸少文。勤習而不紛。有所好。必專一以致其誠。故寵辱不能動其志。二女性質判然不同。雖勉相效。亦弗似也。余戚時得娃禮維亞之媚態。鬱意卽解。喜時見沙灰之莊相。樂不敢極。喬奇高華典贈。肄業於奧司泐大學校。余以文學士期之。毛習史遇事能精核。習於世務。可以成商。

家巨子。若五子六子年猶稚。未能定其趣向。綜言之。子女之品性。各不相同。而坦直誠實。則一致也。

第二章

余妻綜理家政而事以治。余則提倡家庭及社會教育之精意。以按年所餘三十五金鎊。悉川之以贖本鄉牧師所轄地內之孤寡。余既不勤於生計。又不欲以牧師圖名利。將羨餘以行所好。分亦當爲名利非所計也。平時遇有室者。勉以儉約。無室者。勸之娶妻。行之數年。鄉人爲之語曰。活克斐特（余所居地）有三特色。謂牧師無聲勢。酒肆無沽客。不及年者無家室。

凡人無室家之好者。如不膏之燈。生趣蕭索。故余之勸娶妻。意尤殷渥。然深惡爲牧師者。妻死重娶之制。以爲大背夫婦相與之法律。惠司敦所倡一夫一婦之說。生平最爲服膺。潛浸既久。乃廣其義。發印以贈友人。而信者甚鮮。且有笑余爲無丈夫氣者。當惠司敦時。妻死重娶之風。甚熾。惠氏欲風世。妻死。表其墓曰。惠司敦獨一之妻。

之墓。余旣師其人。妻雖未死。預選佳石。倣惠氏所爲。刊定碑文。置之接應室之爐架間。不但具醒世之苦心。且示信於妻。使之知乃夫之情義專一。爲不可移也。

余方事婚姻之學。長子喬奇自學歸。喬奇素與鄰人惠爾毛脫家女相契。互有恩意。曾具婚約。女名愛利白洛。其父爲教堂之牧師。廣有資。渠知余家素盈實。亦頗允洽。余以兩家門第職業。爲一鄉之望。婚姻大事。不可草率。宜展婚期。使二新人各盡極歡娛之禮意。且招致戚友。贊襄典禮。二新人興高彩烈。居同室。出同車。奏樂調詩。互示愛敬。預行婚事幾數月。乃剋日行吉禮。而余所抱獨一之宗旨。將藉是實行。發揮餘蘊。以助余平時警覺之力。詎惠爾毛脫重娶已四次。忤之甚力。相持不能決。乃定翌日集有名譽者。開談判會。以解此疑問。

會期旣屆。兩黨各執所是。互難之。不相下。而婚事且因之決裂。忽有友人呼余出。曰。君母固執。婚後解此疑。奚不可。余奮然曰。所爭在此事。天下乖謬之極。未有甚於重娶。余以爲君之告吾者。甯籍余家。毋背余道耳。友人曰。君尙不知君所設之肆。爲夥

友負逃耶。恐所存不及二十分之一。行將歸之律師。以召盤。君甯稍與委蛇。待婚禮成。郎君藉新娘之資。終能稍助君力。若事敗。君之生計絕矣。余曰。如果君言確。余將行乞以圖存。終不爲外來之失敗。喪我老守不變之旨。余且以此事佈之大衆。若重娶之悖謬。余固能辭而闢之。使此老不得再稱爲婦人之丈夫。爲世之蠹賊。言已。入。卽宣佈其事。而婚事因之作罷。

第三章

家人默坐。相視無色。猶冀友人之語非確。旣而經理者之報告至。歷敍負逃之情。余本淡於俗務。頓失所有。尙能排遣。獨念子女習於豐厚。且缺教育。無定力。不能耐勞苦。不禁戚然以憂。鄰里知余如此。集議每年助余十五金鎊。余思荷巨數微。無濟於事。且仰人而食。人格日卑。由是決意徙家於僻寂之村。置田數畝。視可以活我妻孥者而居之。徐圖恢復。繼又得肆中盤餘之金四百鎊。此數僅值余之基本金。四十分之一耳。

余思自富入貧。宜除習慣。乃集妻孥語之曰。汝曹皆當猛省矣。平時衣食無憂。不知人世之甘苦。一遇挫折。徒自憂戚。不能定趨向。須知有定智毅力。然後可求有功之果。我今空無所有。頓改舊觀。所恃者。定智與毅力。世間最可恥者。莫如倚賴。向之有求於我。不遂其求。未必死。則我何必仰於人。自今以後。宜痛除舊時虛靡之習。所存雖微。知足者樂。若能竭智盡力。聽余支配。則人世之樂。終不因我之貧而少減也。時喬奇年已長。平時勤勉。未嘗輟業以嬉。出其所蓄。足以問世。獲售。余乃命之游繁夥之區。求所遇。喬奇徧別家人。既及余。余以金五鎊。書一冊。授之曰。吾兒。汝將徒步及倫敦。昔我先人甫克。亦若是者。汝若克紹先烈。余所幸也。及惠爾贈余之馬。汝且取之。此書備汝長途解沉寂。中有語曰。一向余年稚。今已壯矣。母自信聰明。怨無知遇。母徒知收穫。弗問耕耘。一。是金科玉律之言。非易得者。汝宜含咀其意。可以祛煩愁。壯志氣。余所遺汝者。盡於此矣。遭際不可知。余與汝當終年遇一次。行矣。兒乎。汝宜自珍愛。母喪爾志。余不以喬奇之子身遠行。作愁慘語者。知其學行素優。足與世

人爭節藻而不敗也。

喬奇行數日。余乃攜眷徙居。鄰人咸來送。黯然不忍別。厚意殷情。雖果毅者。不能不揮淚也。且舉室行。甚遲緩。途遇丐者。隨行乞化。則更難堪也。首日途次尙穩。及晚。止於某村之旅店。是村距余所投之地。實三十英里。入店稍定。招店主人入。談鄉土。主人曰。君欲僑居之村。其地主爲湯海爾家公子。公子般樂喜田獵。佻儇好美色。恃強肆霸。無惡不作。周村十里之內。凡有嬌美。經其目。鮮能逃羅網。而旋得卽棄之。余聞其言。滋弗悅。視余妻。則愁慮之色。已陳於面矣。

忽見店主婦人。語其夫曰。前日來之客。言旅囊罄。不能償我值。主人曰。此說不確。汝不憶昨日村中有獲竊狗之老兵。撻之欲死。客出三金鎊。命我店役代贖其生者耶。婦曰。客言如是。非妄也。主人怒。奮起欲出。曰。果不償值者。誣賊也。我必痛懲之。余止其怒。且請介客入。客年可三十許。繡衣已敝。軀幹雄偉。面有憂色。遇人簡直不拘禮。主人出。余厚贈之。且叩以窮途之故。曰。僕出門時。旅囊頗裕。途中遇末路如僕者多。

揮霍已盡。蒙君憐我。幸告以名籍里居。容僕有以報大德。余具以近況告。且語以欲投之地。客曰。甚佳甚佳。此去固是同途。僕以道淹於水。滯此已兩日。明日與君同行。余喜得伴。乃命進膳。且語妻孥與客同食。客名白慊爾。辭致颯爽。甚得余意。

翌晨。眷屬乘馬頗傾側。行甚緩。時路水未盡退。招鄉人前導。余與白慊爾緩步後行。白吐辭豪邁。議論風生。且英銳逼人。不作窮途之歎。余大異之。途次隨示風景。遙指巨第曰。是卽君地。主人湯海爾之宅。主人爲勳爵惠烈姆之猶子。所有資。皆得之從父。故動輒猶受約束。勳爵僅取少許。處於都城。余曰。主人誠豪公子。勳爵寬仁偉略。樹功於國。而任俠好奇。亦國人所耳熟。白慊爾曰。勳爵年事纔壯。志大行疎。不修邊幅。有文武才。爵祿得之武功。而文事亦誠可貴。旣富且貴。求其憐恤而望風貢媚者。日以百數。左右多僉壬。耳目心思。因之迷亂。由是公私倒置。而賞賚多及小人。彼視他人之身有微楚。若己身之被巨創。必思有以周恤。此意旣顯。求者乃掩其虛實以相干。貯資因之日耗。而主人博愛之心猶未已。以爲己所有固無盡也。及財旣竭。求

者猶乞憐於門。主人無所挹注。仰屋而嗟。則僅與之虛惠。而不得實際。求者窺其隱。知其無財。於是向之視爲恩寶者。且一變而爲怨府。勳爵知己之抱怨於人。亦深自怨艾。舒慘旣殊。其狡者。易主臣之分。倫於朋友。則變其媚辭爲慰藉。由慰藉而規戒。而斥責。蓋幾幾乎主臣易位。而道德之心全泯矣。門客旣散。勳爵始恍然知人之所以媚己者。爲富貴利祿。非真有愛於我。而已之受愚。爲不識人心。咎由自致。與世周旋。須先知世人心術。故我今者。今者……忽變辭曰。我言何耶。無他。我以爲勳爵當深自檢飭。復其已耗之財耳。彼誠異人。嘗徒步歷全歐。行年不過三十。已飽知人世之狀況。制行漸就範圍。不復輕然諾。顧好奇心性成。詭異之行。猶未已也。

余傾耳聽。白慊爾言。意頗縈屬。驀聞前有號呼聲。促前。知沙灰自馬蹏入水。水流甚急。蕩淹中流。勢已垂沒。余驚怖失措。白慊爾瞥然驟出。挾女鳧登對岸。復前行。繞道相與接。視女氣喘身憊。伏於白慊爾臂。不能自主。旣而投旅店。就食。食畢。白慊爾告辭分道。余妻目送之。至不見。曰。可愛哉。少年。使非貧者。吾必以女妻之。余笑之。蓋女

予無定識。稍有感。卽欲傾其微隱。余固深愛白慊爾。微此人。沙灰必不救矣。

第四章

余所賃居之村。四鄰盡農舍。皆自耕其田畝。無極富極貧之家。所需旣備。各安其業。居民老死。不入城市。以求有餘。不知人世之狀況。椎愚樸陋。尤存太古之風。夕息朝耕。徒知鼓腹。村中不無勝會。自命安分者。指爲輟業以嬉。省約固稱美德。而未開化者。視爲當然。蓋不知享人生應有之幸福也。方余來此。村中人潔衣滌垢。出村歡迎。吹管擊鼓者前導。旣至。設筵以饗。歡呼喧語。諸所言。供人狂噓。

舍在小山之麓。前橫溪流。後栽矮樹。左右草地。彌望青翠。出金百鎊。置良田三十畝。周植榆樹。因以爲籬。薊蘿繞合。生氣盎然。草舍四室。寬暢適意。內壁皆粉飾。入門第一室。最暢。二女相方位。佈置物具。而余之應接起居烹飪皆處於是。此外三室。余夫婦居其一。其次居二女。第三室設兩榻。三子所居也。

佈置旣畢。爰及課程。日方升。羣集起居室。相見各行禮。禮者。表中心之感情。生羣體

之觀念。禮亡。則感情喪。而羣體之義失。故不敢不加意。既乃謝上帝。賜余一日之光陰。謝神畢。余與毛習史出門。事於田。妻女備飲食。日事止作。各繩以晷。同日而起。不及夕而一日之功畢。徐步歸。妻孥笑顏迎於門。入室。地毡無泥。爐火適度。家人圍坐。恬然有餘趣。或賡古歌。或奏雅樂。互爲唱和。燈下命子女朗誦所課書。能不失神味。而娛余者。賞以半辨士。子女欣然。貯之濟窮之櫝。鄰家老農弗來。姆鮑洛甫健談。時來訪。來則飲以著名之佳釀。

向時當主日（日曜日）被華服。任歡樂。茲以村居。歡樂猶存。而禁被華服。諄諄告誡。二女陽奉之。而繡帶錦帔之飾。猶弗能去。余妻亦時被紫服。余往者嘗謂此色能觀其美者也。來村之第一日。抗余意特甚。余至禮堂。嘗喜先於衆。因語家人。須蚤自齊備。既而就餐。妻女膏沐麗服。蹀蹀出。余爲失笑。思治法宜自余妻始。顧婦女性喜修飾。驟禁之。必失其歡。因語毛習史曰。促車來。毛習史不省。二女相視有異色。再語之。余妻曰。村中安用車。徐步可耳。余曰。必以車。膏沐麗服而步行。雖村童嗤余爲不當。

余妻曰。君嘗言女子宜潔淨修整。何今日變其說。余曰。潔淨修整。一任爾意。若今所服。不虞見惡於村婦耶。又顧二女曰。汝須知處其地。宜循其俗。今日之飾。似乎不當。余以室家困乏。不得已居於僻寂之村。豈宜虛張以眩衆目。無實而虛張者。皆妄也。妻女始欣然易服。自是不復禦鮮華。

第五章

近余舍有小榭。架以花樹而設之座。前人所築也。夕陽銜山。農事告歇。率家人來此。閒坐啜茗。盪胸豁目。逸趣橫生。時則幼子讀書。女兒奏雅。余夫婦徐步入花叢。拂垂枝。蹈落葉。互談兒女。以爲樂。清風徐引。芬馥襲人。衛生之法。無逾於是。由是知境無分舒促。地不別繁寂。朝勞夕逸。樂趣固在是矣。及秋之季。田功畢。暇日多。集於榭而尋趣者。日相事也。一日。樂聲方起。突見奔鹿喘息逸於前。獵夫乘馬雜於犬。追逐之。驟如躡風。羣人相顧駭異。各靜坐以覘其後。未幾。又有超乘過者數人。勢如前。終後一少年率僕至。駐馬不進。少刻。下馬。岸然入榭。

逕至女前。意若必遭優待者。二女不加禮。少年自稱湯海爾。爲此村地主。聲勢赫奕。衣服鮮華。以不禮於女。卽亦謙順。余乃以禮接之。

湯海爾見樂器。遽請二女奏。余惡其鹵。目止之。余妻不察。命之奏。二女爲奏特立亭之怡情曲。湯海爾大悅。嘉其伎。且稱其選曲之有深意。旣乃自奏。殊不嫻。娃禮維亞極獎扇。湯海爾鞠躬謝。亦讚其美。女坦然承其所稱許。兩情若相傾注。余妻爲進杞酒。隱然寓親密。

湯海爾旣去。乃互爲評騭。余妻雖慮後遇之難知。顧歆於豪富。志不能堅。曰。昔林開爾氏二女因富而嫁。我家女何必不爾。使果如我願。往時豐厚。可復享也。余曰。錫姆金購彩票。獲金萬鎊。一貧士驟躋巨富。而他人所得祇一廢紙。得意者惟一。而失意者累萬。知其不可必得。而強致之。皆危道。汝所爲。直對屠門而大嚼耳。余妻曰。噫。我不解君胡常破我母女之豪興。而刺刺不休。沙灰。汝視今日客若何。非一溫文君子耶。沙灰曰。客便給利口。無失言。旨愈微。辭愈多。母親譽之。甚常。娃禮維亞曰。客固佳。

顧鹵率脫略。動惹人厭。特奏樂佳耳。余知二女褒貶。皆反言以藏其深意。非率真之言。因語之曰。弗拘意見若何。各宜直言無諱。俄傾之間。烏能辨人真僞。欲與人交。宜慎於始。不審其情。不探其實。而強友之。是猶嚼未熟之瓜果。徒自苦也。彼我貧富迥殊。汝當謹守分際。余視天下因富而嫁。或因富而娶者。皆爲可恥。使客能敦行修節。嫁之已蒙澁利之羞。況其所爲。多不堪問。余知汝固能自愛。顧外誘不可不防。更欲有言。一僕至。謂奉主人湯海爾命。贈鹿脯。且言主人隔日來同饗。余思命期擾人。實類驅迫。惟喜適所言。將交接問題。表白已無餘蘊。操之釋之。任女子自擇耳。人心之動。變化無方。督戒之功能。直同守夜之兵卒。甚無效也。

第六章

家人將湯海爾所遺之鹿脯。剖半煮食。香甘甚適口。余曰。有嘉肴。無嘉客。果有同饗者。不更樂乎。余妻遙視門外曰。此非白慊爾君乎。彼救吾女。勇而多智。當關君所說。余曰。余言豈爲無見。汝自妄耳。譬若汝調羹食。余不能贊一辭。若此事。汝固須從余。

者言次。白慊爾至。羣人雜座歡迎。引之入座。

余與白慊爾氣投意合。引爲忘年之友。鄰人或告余曰。白慊爾幼時。甚無行。有口才。善音樂。喜與兒童接。往往媚以幼稚恩物。與之談古事。嘗曰。童子天真未漓。無機心。故樂與之伍。每年來村數日。傳食農家。無定蹤。人亦莫窺其所操事業。旣入座。余妻卽以湯海爾事相告。白慊爾不加可否。高唱古歌。聲澈遐邇。爲兒輩述往事。類多激越。娓娓動人。聞者忘倦。迨雞聲唱睡時。而客榻猶未下。笛楷曰。毛習史分我得半榻。我讓白先生臥。盤爾曰。白先生臥我榻。我甯陪阿姊。余曰。二子言皆是。上帝垂訓。愛人爲本。彼窮獸投穴。倦鳥歸林。無家之客。同類是賴。白先生之來。上帝實使之。視吾家能否遵聖訓。顧余妻曰。兩兒知禮客。宜餉以糖餅。笛楷先言。應得大者。翌晨。余率妻孥出門刈荒草。白慊爾代爲捆載。運之及場。播草承風。白爭先恐後。勤勞不息。復傍沙灰。分其工。爲地至近。可密談。沙灰素凝重。識禮防。察其意。若甚憐英雄之末路者。